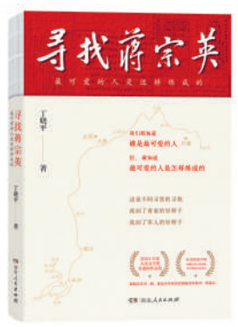
走近一个人　致敬一代人

■丁晓平

创作心语



《寻找蒋宗英》（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内容包括3个部分：上篇为报告文学《寻找蒋宗英》，下篇为长篇散文《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写给志愿军女战士蒋宗英的一封信》，附录为《最可爱的亲人——志愿军女战士蒋宗英家书》。

蒋宗英，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中的一个，她牺牲时年仅21岁。从1949年8月14日在湖南澧县参军入伍，到1952年3月14日牺牲于朝鲜战场，蒋宗英在部队工作和战斗的时间不足3年。她既不是历史教科书中记载的英雄，也不是新闻媒体宣传的典型。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战士，除了她的亲人外，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

为什么要寻找蒋宗英？第一次知道蒋宗英的名字，是在2023年11月，在长沙的一次会议上。蒋宗英的侄儿蒋祖烜同志送我一册由其父亲蒋宗恒编选的《最可爱的亲人——志愿军女战士蒋宗英家书》。蒋宗英留下的这50多封家书，数量之多，令我震惊，很少有哪一位烈士能够留下这么多家书。而其最珍贵的，就是真实！我很想知道，一个普通的战士、一个无名英雄、一个青春灿烂的女孩，到底在家书中写了什么？我也很想从她的家书中看到她成长的秘密，看到她青春的故事。这些家书不仅仅留下了个人的成长史，也留下了一个时代的心灵史。

第一时间看完蒋宗英的家书后，我茫然了，甚至有些小小的失望。为什么？因为我是带着一种好奇心去阅读的，希望能够从她的家书中找到战争、战斗和战场上的传奇，找到文学创作所需要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这些，在蒋宗英的家书里都没有。

但是，在反复阅读、深思之后，我发现，平凡的人给了我最多的感动。我要写的就是一个平凡的英雄，我要通过我的发现、我的创作，让人们知道一个平凡的英雄是如何在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里成长起来的。穿越时空，我仿佛看见那个年轻的“湘妹子”蒋宗英，看见她一笔一画写下的亲切的家书，看见她要“将我们的一切献给祖国”的心里话，看见她“甘愿牺牲我一切，甚至头颅”的决心，同时也看见她脚底起了水泡“忍痛走了20里”、第一次骑马、第一次在大街上扭秧歌、想要一双合脚的棉鞋、将美军降落伞布改成丝巾送给母亲当“胜利品”，以及战场新婚洞房的布置等细碎日常。

通过蒋宗英的家书，我不仅寻找到了“那一代”最可爱的人中的“这一个”，也通过“这一个”寻找到了最可爱的人的“那一代”。可以说，我是在一种忐忑中开始了寻找。就这样，我写出了中篇报告文学《寻找蒋宗英》，发表在《人民文学》2024年第11期，并获得了同年度的人民文学奖。同时，《解放军报》2024年12月1日以整版篇幅推出了人物特写《“遇见”蒋宗英》。

中篇报告文学《寻找蒋宗英》获奖后，我决定去蒋宗英故乡湖南常德看一看，以弥补此前没有采访蒋宗英的小哥哥蒋宗恒的遗憾。2025年5月12日至15日，我先后在长沙、益阳、常德实地采访，决定以“回信”的方式，完成与烈士穿越时空的对话，以告慰先烈。这也是我写作长篇散文《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写给志愿军女战士蒋宗英的一封信》的缘起。对话逝者，叩问来者。在这封“回信”中，我还写到了蒋宗英的伯父、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蒋翊武，还有她的堂姐、著名作家丁玲，以及她的常德籍乡亲、志愿军英雄戴笃伯和志愿军诗人未央等。我们能从一方水土中看到“那一代”甚至几代人革命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光大。我相信，读者能从其中读出历史的纵深感、时代感和人生感。“这一个”是最可爱的人，“那一代”也是朴素纯粹的一代，可爱加上纯粹，凝聚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也凝结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这样的寻找中，我找到了青春的好样子，找到了军人的好样子，找到了不变的军魂。

我们需要来自历史的思想启迪和精神滋养，而英雄是历史天幕上最闪亮的星座，从历史中汲取养分的最好办法就是走近英雄。诚如著名评论家胡一峰先生所言：“丁晓平笔下的蒋宗英，是英雄，是烈士，也是蒋翰平的小女儿、蒋宗恒的小妹妹、蒋祖烜的亲姑妈、杨玉坤的新婚妻子，更叠合着无数像她一样的烈士的身影。正是英雄的人间性和神圣性交相辉映，拂去了岁月的尘烟，擦亮了理想的硬核。阅读《寻找蒋宗英》，让我们再一次遇见‘最可爱的人’，懂得了他们的爱与恨，分享着他们的光荣与梦想，在文学的滋养中补上了精神之钙。”

作为一名军旅作家，我还想告诉读者的是，《寻找蒋宗英》书写的不仅是蒋宗英烈士用信仰和理想写下的一曲青春之歌，也是她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一首英雄赞歌。因此，这本书，蒋宗英才是真正的第一作者，而我只不过是一个聆听者、发掘者、记录者、复述者或者对话者。

读书是一种“遇见”

■向贤彪

读书生活

关于读书，世间有很多精彩的比喻。有人把读书比作“登山”，一步一景，美不胜收；有人把读书比作“串门”，见人见事，精彩纷呈……我亦深以为然。前段时间和几位书友交流读书体会，一位书友说，读书是一种“遇见”——打开一本书，就如同开启一扇去往不同时空的大门。身居斗室便遇见各种各样的人，听到形形色色的事，与古今中外不同年代的智者交谈，渐入物我两忘之境。

古今中外，众多能征善战的将领，不仅有上马杀敌的勇气，更有下马读书的静气。

三国时期，孙权手下将领吕蒙身居要职却以军务繁忙为由拒绝读书。孙权便直言劝勉：“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面对吕蒙的推诿，他更是点破关键：“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吕蒙听后潜心苦读，渐入佳境，鲁肃与之论事时惊叹：“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从此留下“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美谈。这种读书沉淀的智慧，让吕蒙从一介武夫变为东吴栋梁。

我曾“遇见”我军许多高级将领，他们都把读书当作“军人必做的大事”，留下了许多读书的佳话。彭雪枫嗜书如命，曾在日记中写下：“拟在最近期间把屠格涅夫及托尔斯泰等的几部名著读一遍，增长学问，兴奋心情。”即使戎马倥偬之际，他也总是手不释卷；王近山常说：“参谋要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他喜欢读兵书，案头摆放着《隆美尔战时文件》《斯巴达克斯》《太平洋争夺战》等书……新时代革命军人更应该重视学习、热爱读书，始终保持思想先进、本领过硬。

“遇见”，不是简单的擦肩而过，而是要和遇到的人用眼对视、用心交流，达至心灵的默契。我记得，年轻时曾看过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短篇小说《诺言》，讲的是一群孩子做军事游戏，让其中的一个孩子站岗。那个孩子就站在那儿，最后别的孩子都回家了，他就是不走。别人把他忘了，他还一直站着。那份执着，让我很受感动和激励。自从与那个男孩“遇见”后，我就一直放不下，在心里反复琢磨他的模样，并想要做一个他那样的人。只要承诺过，我就要做到，哪怕别人已经忘了。

“遇见”，也不是照单全收，而是要跳出书本，到现实的自然与社会中去做立体的“遇见”。

曾读过喻晓的《拜访世界》，这本书写的是作者环球之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作者是诗人，也曾是一名军人，他到过许多地方后，从军人的视角融入对战争与和平、军队与国防的严肃思考。同样曾是军人的我，也到过作者去过的一些地方，考察过一些国家的宗教、信仰以及世界观、幸福观，进而对作者的视角做延伸观察，对作者的所思做拓展思索。我由此感悟到人的生存方式是由环境决定的，不同境况下的人对幸福的看法亦有不同，而向善、乐观、豁达、包容的心态，则是人的快乐与幸福之源。因为心灵没有边界，人类追求大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遇见”不是限制你的眼界、禁锢你的思维，而是在一次次“遇见”中，产生心灵的碰撞，深化对真善美的追求。

其实，所有的“遇见”都是与自己的遇见。在一次次阅读中，“遇见”使我们的知识视野明显拓展、人生认识明显深化，甚至发生质变，让自己抛弃那些低下卑劣的想法，生发对高尚进取的追求，在心中升腾起温暖的情感和遐思，并化作进取的不竭动力，让我们遇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视觉阅读　阵地（版画，入选庆祝建军85周年全国美展）　袁　媛、袁庆禄作

深阅读



运用扎实史料讲述长征

■季思含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18座山脉、跨过24条大河，途经11省，行程约二万五千里……这组数字，概括了很多人对长征的感性认识。但数字背后的历史过程究竟是怎样的？王新生所著《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中共党史出版社）没有止步于英雄史诗的常规叙事，而是将档案、地志、往来电报、亲历者回忆录与敌方文献相互参照。书中呈现的长征，是在情报残缺、路线分歧、补给困难与敌我力量消长之间，不断调整、勇往直前的革命历程。

该书采取了“悬置胜利”的书写策略。作者基于当年决策者能够获取的有限信息，重新梳理每一次关键抉择背后的内在逻辑。

以湘江战役为例，书中系统呈现了除“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外，影响湘江战役走向的多重因素：军委纵队携带大量辎重，部队机动能力大打折扣；粤军、湘军、桂军各怀心思，奉行“送客式堵截”；博古、李德依据并不完整的敌军情报，持续作出错误判断。这种多维度的细节还原，让读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湘江战役。

这种写法，直面失败、分歧、偶然性与牺牲代价，从而在史实层面夯实长征研究的根基。

该书以空间作为叙事骨架，大量运用历史地理学方法，对长征路线进行了精细化考察。作者不满足于用概略性叙述书写“翻越夹金山”，而是具体标注出当地的海拔高程、当时的雪线位置、气温区间，以及各部队宿营点与次日的机动范围。在书写金沙江渡江行动时，书中向读者展示了龙街渡、洪门渡、皎平渡3处渡口的侦察记录，证实军委原定渡江地点并非皎平渡，从皎平渡渡江是基于侦察所得情报临时作出的战术调整。“巧渡”，本质上是情报、地形、敌情与向导资源四重因素耦合的必然结果。

这种书写方式，让宏观战略与微观行军轨迹相互印证。同时，它以可验证的地理坐标与里程数据，让读者对长征历史有了更加清晰具体的认识。

作者在书中展现出扎实的史料功底与清晰的实证史学路径。长征时期的会议文件、作战计划、指示报告与往来电报，都成为还原这段历史的“主要构件”。尤其是亲历者的回忆录与口述史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那段历史的局部细节，从而立体化地勾勒出历史的真实面貌。据不完全统计，除红军的文件、指示、决议、报告、电报等之外，全书引用长征亲历者的回忆录、口述史料等多达270余处，引用共产国际的决议、信件、报告、电报、指示等70余处，参考书目及报刊资料110本（篇）。这些材料共同奠定了全书坚实的史料根基。

这本书告诉我们：长征精神是生动鲜活的，是在“未知中决策、失败中纠偏、绝境中重组”的历程中凝结的精神高地。正是在这一路血火征程中，党开启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境界，走出了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道路。

《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把厚重的历史摊开在和平年代的读者面前，也激励读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

书里书外

长征路上读长征

■吴　涛

“重走长征路”出发那天，我带上了徐占权、徐婧合著的《决策·存亡——长征中重要会议的解读》（解放军出版社）这本书。

《决策·存亡——长征中重要会议的解读》不单写长征途中的重要会议，还通过这一场场会议，展示长征历程。每场会议一个独立篇章，内容包括背景交代、会场还原、发言引述、决议摘录，每章结尾还有作者的评析，这本书因此带有很强的现场感。

通道会议在书里篇幅最短，作者却为它铺垫得最多。湘江战役结束时，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国民党军已在湘西布下重兵，蒋介石急调湘军、中央军十余个师，在武冈、绥宁、靖县（今靖州）、芷江一线张网以待。作者用敌人的视角，反证了原计划的危险，这一章读得人后背发凉。通道会议没有正式的会议程序，就是行军途中临时停下来，几个人碰个头，地点是县溪镇的恭城书院。那时的毛泽东同志离开军事指挥岗位已经两年多了。据与会者事后回忆，这是他的主张第一次在高层会议上得到多数人支持。会议没有形成正式决议，但当天19时30分，中革军委发出了“万万火急”的电令：“湘敌与陶广一路军主力向通道进逼，其他各路仍续向洪江、靖县前进，企图阻我北进，并准备入黔……”

6月初，我们抵达通道，湘西的雨季还没过去。恭城书院藏在县溪镇边上一座小山上。推开木门，地板在脚下吱吱响。就是这个声音，比任何语言都更直接地告诉我：那个改变方向的指令，是从怎样一个简朴甚至有些寒酸的地方发出去的。我站在屋子中间想，湘西的12月一定很冷，在这个窗子不大、光线很暗的房间里，毛泽东根据敌情变化实事求是、据理力争，提出红军应当避实就虚、转向西进，在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创建新根据地。书上的文字和脚下这个会响的地板，在我心中仿佛形成一种共鸣。

黎平会议一章我读得最仔细。黎平会议开了整整一天，李德和博古仍坚持去湘西，毛泽东则明确提出应该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几番交锋，最后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作者全文引用了该决议，其中提到：“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书里还特别指出，决议里加了一句：“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

黎平会议的会址在贵州黎平县的老街翘街上。我们到时，老街两边的老店铺刚开门，有人在门口择菜。会址门脸不大，走进去会看见一个天井。我抬头向上看，四面屋檐几乎碰到一起，天空被框成一个小长方形。书里写，那天的会议，从早开到晚。我猜想，当时或许有人从屋里走出来透气，站在我现在站的位置上，什么话也不说，过一会儿又推门回去。后来我在旁边的纪念馆看到决议的复制件，发黄的纸，墨水字迹洇开。隔着玻璃柜默念一遍，和书里引的一字不差。但站在这张发黄的纸前念出来，和在书中读到，感觉又有不同。

猴场会议这一章篇幅同样不大，但我在路上琢磨了很久。“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猴场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中的这句话乍看是程序性的，细想却有分量：军事指挥权收归政治局集体，等于建了一道制度的闸门。我还注意到会议的时间——从1934年12月31日下午一直开到1935年1月1日凌晨。伴着远方的鸡鸣，我走进猴场会议旧址，想象1934年的最后一天——寒气渗进屋子，屋里的人穿着单薄的衣服，围着火盆，争论着红军的未来……

遵义会议是全书的中心，也是前3次会议的延续与总结。书里把发言顺序写得很清楚：博古作主报告，强调敌人太强大；周恩来作副报告，承认军事领导错误并主动担责；张闻天第三个发言，拿出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拟定的提纲，系统批判错误的军事路线，把批评从个别问题上升到了路线高度；然后毛泽东作长篇发言，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讲到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再讲到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逻辑层层推进。王稼祥是躺在担架上参加会议的，他的腹部当时还有弹片没取出来。轮到王稼祥发言时，他从担架上撑起身子，说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提出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有一个投影视频循环播放着会议场景——长桌、椅子、围坐的人，毛泽东站着发言，灯光集中在他身上。我记忆里的细节和眼前的画面叠在一起。

路上我还遇到一群武警官兵，正在一座红军桥边打扫桥面。带队的指导员说，这座桥他们守了好多年了。他们不一定都读过我手上这本书，但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和我们“读”着同一段历史。

追随着红军长征的足迹，一路走来，我对书本中记述的内容有了新的感受。书上的字没变，但每一个地名后面都多了一层东西——空间、光线、气味和声响。以前读到“恭城书院”，脑子里是个模糊的古建筑轮廓；现在读，有雨天的石阶、木头的暗色、推门时的吱呀响声。书里的内容和路上的记忆叠在一起，那段历史就再也不是平面的了。这大概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最朴素的意思。书和路不是两件事，是一件事的两半——合上了，它才真正立起来。

迷彩书屋

长征

第6789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